NO. 426 / 《金剛經》應化非真分第三十二 · 法義導讀

人生如夢，為什麼還要認真活？

很多人讀到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」，心裡反而涼了半截：既然什麼都留不住，這輩子這麼認真，到底圖什麼？把經文往前翻兩行就會發現，佛說這四句偈，從來不是勸人散場躺平，而是教人在明知會散場時，怎樣把眼前的事好好做下去。

經文正讀

佛說這四句偈，是叫人去做事

《金剛經》第三十二分中，「夢幻泡影」前面緊接著「何以故」三個字——它是理由，前面那句「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」才是要做的事。

剛聽完一切如夢，現場無一人散夥，經末寫的是「皆大歡喜，信受奉行」。這四句偈是說給要去講經、要去做事的人聽的。

IDEA / STRUCTURE

01 先說怎樣做事：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 ↓

02 關鍵轉折詞：何以故（為何能不抓？） ↓

03 才出四句偈：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 ·

法義脈絡 · 依《金剛經》應化非真分第三十二原文

六喻核心

自己做不了主，所以留不住

「有為法」依玄奘大師譯作「諸和合所為」：凡是靠許多條件湊在一起做成的，緣聚則起，緣散則收。

牆上的影子自己不會動，真正在動的是那盞燈。影子留不住，可這盞燈往哪裡照，是我們自己能決定的。

CONCEPT / SIX METAPHORS

夢 · 幻 · 泡 · 影
因緣湊成，不能自作主

露 · 電
剎那生滅，短暫留不住

燈與影
影不可留，燈向由己定

藉假而觀
不離日常，就事見真相

概念對照 · 參照羅什六喻、玄奘九喻與憨山《金剛決疑》

全篇脈絡

經文正讀 → 佛陀穿針 → 東坡三處貶所 → 南泉指花 → 老店最後一晚

版本說明

完整 8 章精校全文 · 大字護眼排版 · 適用平板閱讀與 A4 列印

> 看它如夢，是手上不抓；認真去做，是腳下不停。

出版：蓮華禪境 · 佛法讀本 | zenlotus.org（YouTube 頻道「蓮華禪境」官方精校文字版）。
本刊依第 426 期影片整理校對，願以此法布施之微意，伴您在無常裡安心生活。

CHAPTER 01 影片時間 00:00

東坡一生功業，為何只數三處？

九百多年前，六十五歲的蘇東坡，終於從海南被赦免回來。路上經過鎮江的金山寺，他看見寺裡掛著一幅自己早年的畫像。老人站在畫前，看了很久，提筆寫了幾句，最後兩句是：「問汝平生功業，黃州、惠州、儋州。」

意思是：你問我蘇東坡這一生，到底做成過什麼？就三個地方——黃州、惠州、儋州。寫完不到兩個月，他就過世了。可他寫的這三個地方，沒有一個是他當大官、最風光的時候去的；全都是他被一貶再貶、一次比一次更遠的流放地。

一個寫過「人生如夢」的人，臨走前盤點自己這一輩子，為什麼偏偏只數這三個受苦受累、什麼也留不住的地方？他在那裡，到底做成了什麼？

其實，到了我們這個年紀，心裡也常常會像這樣回頭數一數。有的人剛辦完退休，把幾十年的工作裝進一個紙箱抱回家；有的人樓下吃了幾十年的老店，門口突然貼出了結業告示，幾十年的煙火氣說散就散；也有人送走了老伴，屋子裡一下子安靜得連掛鐘的滴答聲都聽得一清二楚。

越是這種時候，一念到《金剛經》最後那四句：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」，心裡頭反而容易涼半截：既然什麼都留不住，到頭來都是一場夢，那我這輩子這麼拚、這麼認真，到底圖什麼呢？

但其實，很多人把這四句聽反了。把《金剛經》往前翻兩行就會看見，佛說「夢幻泡影」的時候，不是在勸大家散夥、躺平，他正在教弟子：把這部經講給別人聽的時候，心裡該怎麼拿捏。這四句不是叫我們「算了，別做了」，而是教我們：明知道會散場，手裡這件事該怎麼接著做下去。

CHAPTER 02 影片時間 02:57

佛說這四句，是叫人去做事

那天在祇樹給孤獨園，《金剛經》講到了最後一品。一千二百五十位比丘都還坐著，沒有一個人起身。須菩提是佛弟子裡最懂空的，人稱「解空第一」。他從一開頭問「云何應住，云何降伏其心」，一路問到這裡，佛也一路耐著心答到這裡。

經快講完了，佛最後交代了一件事：就算有人拿裝滿無量阿僧祇世界的七寶去布施，這份福德，也比不上有人受持這部經、講給別人聽，哪怕只講其中四句偈。那該怎麼講呢？佛自己接著問：「云何為人演說？」然後自己回答：「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。何以故？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」

關鍵就在「何以故」這三個字。何以故，就是「為什麼呢」。佛先說要怎樣做：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。再問一句為什麼能這樣做，回答才是那四句偈。所以這四句偈是理由，前面那句才是要做的事。它從來不是說給準備回家躺平的人聽的，是說給要去講經、要去做事的人聽的。

再往下，就是全經的最後一句：「佛說是經已，長老須菩提及諸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一切世間天、人、阿修羅，聞佛所說，皆大歡喜，信受奉行。」你看，剛聽完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」，在場沒有一個人說「算了，散夥吧」，個個皆大歡喜，回去照著做。

那「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」，用大白話怎麼講？不取於相，就是做的時候手上不抓——不抓「我在幫人」的功勞，不抓「這件事一定要照我的意思成」，也不抓「以後要被人記住」。如如不動，就是心裡不被聚散拉著跑——事情做順了不得意，沒人理也不灰心，散了場，人也不垮。

為什麼能做到不抓？答案藏在「有為法」這三個字裡。「為」就是造作。凡是靠許多條件湊在一起做成的東西，都叫有為法。一張桌子，一間店，一個家，一段夫妻緣分，我們這副身體，甚至心裡剛起的這一個念頭，全都是。

唐代的玄奘大師也譯過這部經，同一句，他譯成：「諸和合所為，如星、翳、燈、幻、露、泡、夢、電、雲，應作如是觀。」他一口氣用了九個比喻，比羅什大師的本子還多了星星、眼花、燈和雲。其中「諸和合所為」這五個字，就是有為法最好懂的白話：凡是因緣和合做成的。所以夢幻泡影，講的從來不是「什麼都不存在」，而是「東西都是因緣和合成的」。緣一散，它就散，誰也抓不住；緣再聚，又有新的生起。

佛連著打的這六個比方，其實都是我們見過的家常事。夢，夢裡吃飯也飽，被人追也怕，直到天亮醒來，手摸著胸口，才知道剛才那場驚嚇，全是心裡自己生出來的。幻，以前街頭變戲法的人，拿一條手巾一抖，變出一匹馬，台下看得清清楚楚，可走近了，一根馬毛也找不著。泡，下雨天雨點打在水面，一個水泡鼓起來，眨眼就破了，再下一個又起。影，晚上點一盞燈，燈一移，牆上的影子就跟著跑；燈一滅，影子就沒了。露，早上草尖上掛著一顆露水，亮晶晶的，太陽一出來就曬乾了。電，夏夜天邊一道閃電劈下來，還沒來得及看清，一眨眼就過去了。

合起來看，夢、幻、泡、影，說的是它們自己做不了主；露和電，說的是它們留不久。合成一句話：自己做不了主，所以留不住。這六個裡頭，影子還有一點值得多想一想：牆上的影子自己不會動，真正在動的，是那盞燈。

> **看它如夢，是手上不抓；認真去做，是腳下不停。**

CHAPTER 03 影片時間 08:31

看得最透的人，還在穿針

道理聽到這裡好像通了，可心裡難免還會犯嘀咕：一個真正看透一切如夢的人，真的還會那麼用心，去做一件小事嗎？佛自己，就做過一件很小很小的事。

《增壹阿含經》卷三十一〈力品〉裡記著這樣一件事。佛有一位弟子叫阿那律，早年聽佛說法時打瞌睡，被佛呵責了幾句。他心裡非常慚愧，當場發誓從今以後再也不睡覺。他日夜拚命用功，一雙肉眼就這樣熬壞了，徹底看不見了，也因為這份精進，後來證得了天眼。

有一天，阿那律身上的舊衣服破了，想自己縫一縫。天眼能看見三千大千世界，肉眼卻看不見手邊那個小小的針孔。他把針舉起來，湊近了對著亮處，線頭一次又一次戳偏，穿了半天，怎麼也穿不進去。他只好放下針線，有點無奈地自言自語：「世間得道的阿羅漢，有哪一位肯來幫我穿一下針呢？」

話音剛落，佛聽見了，走到他跟前說：「汝持針來，吾與貫之。」把針給我，我替你穿。阿那律嚇了一跳，趕緊站起來：「世尊，我剛才說的是世間求福的人，怎麼敢勞動您親自來呢？」佛回答得很乾脆：「世間求福之人，無過於我。」接著又說，如來對六件事永遠不會覺得滿足：布施、教誡、忍辱、說法講義、護念眾生，還有求無上正真之道。這六件事，幾乎沒有一件是為自己。

一個已經成佛的人，一個比世上任何人都清楚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」的人，彎下腰，低下頭，捏著一根細細的線，替一個看不見的弟子，慢慢對準那個小小的針孔，把線穿了過去。佛說的「無厭足」，用我們今天的話講，就是做不膩。看透了世間一切聚散，佛沒有停下來，反倒做得更歡喜。

為什麼會這樣？一根線，一個針孔，佛彎腰做的這件事，其實就是替縫衣服這件事，補上缺的那一個條件。線一穿進去，衣服就縫得起來。龍樹菩薩在《中論·觀四諦品》裡講過一句很要緊的話：「以有空義故，一切法得成；若無空義者，一切則不成。」用大白話講，正因為一切事物都沒有固定不變的樣子，事情才做得成。假如一切都定死了，那我們做什麼都沒用。

打個比方：眼前有一塊荒地，假如它天生就定死了是荒地，永遠都是荒地，那找再多的人去開墾，也是白費力氣。正因為它是因緣和合的，人來了，牛來了，雨水下來了，種子撒下去了，它才變成一塊能長莊稼的好田。教孩子也是一樣，正因為他也是因緣成就的，你今天耐著性子說的一句好話，才真能落到他心裡，推著他往好的方向轉。

還記得那盞燈嗎？影子是跟著燈走的，其實我們自己，就是那盞燈的一部分。影子留不住，可這盞燈往哪裡照，是我們自己能決定的。所以「夢幻泡影」這四個字，其實有兩面：一面是散，緣總有一天會散，抓著不放也沒用，這一面叫我們學會放手；另一面是聚，緣散了還會再聚，此刻手上做的每一件小事，都是接下來那件事的緣，這一面叫我們動手去做。可惜很多人，只聽見了前面那一面，所以越聽越灰心；把後面那一面也聽進去，人才有力氣。

> **正因為什麼都留不住，你此刻做的，才算數。**

PRACTICE / TWO SIDES OF IMPERMANENCE

「夢幻泡影」的兩面：放手與動手

散的一面 · 學會放手

一切皆是因緣條件湊成，緣散時誰也抓不住。看清這一面，心裡不再死抓功勞、結果與執念，也就是「不取於相」。

聚的一面 · 動手去做

正因無固定不變的定局（「以有空義故，一切法得成」），此刻補上的一根線、一句好話，正是下一件事得以成就的新因緣。

CHAPTER 04 影片時間 13:31

最痛的時候，四句偈還用得上嗎？

佛畢竟是佛，我們畢竟是凡人。凡人真遇到散場的時候，比方說最親的人走了，心裡痛得受不了，這四句偈還用得上嗎？九百多年前，蘇東坡就在他最痛的時候，親耳聽著身邊的人，念著這四句走了。

他這一路，要從黃州說起。四十多歲那年，東坡因為烏台詩案下了大獄，從鬼門關前走了一遭，差一點丟了性命。好不容易出獄，又被貶到黃州做團練副使——掛個名、不許管事、薪水微薄，一家老小連吃飯都成問題。好在有老朋友幫忙，向官府要來城東一塊荒廢的舊營地。東坡帶著家人撿瓦礫、翻土、開荒種麥子。這塊坡地叫「東坡」，他從此自號東坡居士。他在坡上蓋了幾間屋，落成那天正下大雪，就叫「雪堂」；又用白菜、蔓菁、蘿蔔、薺菜加一把生米熬出「東坡羹」，自誇「有自然之甘」。

也是在黃州這段最苦的日子裡，他寫下了「人生如夢，一尊還酹江月」，又在《西江月》裡寫「世事一場大夢，人生幾度秋涼」。你看，同一個人，同一段日子，嘴上說著人生如夢，手上卻在實實在在地開荒種田、煮羹過日子；聽聞黃州窮人家有溺嬰之事，還寫信請鄂州太守禁止，自己牽頭募錢幫窮人家把孩子養下來。看破與做事，在他身上從來就不打架。

黃州這幾年，一直陪在他身邊的，有一個叫王朝雲的女子。她十二歲就進了蘇家，東坡下獄、被貶，她都沒有離開。有一回東坡吃完飯拍著肚子問家裡人裡面裝著什麼，旁人說滿腹文章、滿腹見識，他都搖頭，只有朝雲說：「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。」東坡捧腹大笑。最懂他的，就是這個女子。在黃州，朝雲生下的兒子遁兒不到一歲就夭折了。

後來東坡一度被召回京城做到翰林學士，好景不長，紹聖元年，年近六十的他又被貶到更遠的嶺南惠州。家裡侍妾多半散了，朝雲還是陪著他南下。到了惠州，他吃上新鮮荔枝，寫下「日啖荔枝三百顆，不辭長作嶺南人」。當時惠州江溪交匯處舊橋久壞、西湖長橋屢修屢塌，羅浮山道士鄧守安以四十

條船連成浮橋「東新橋」，棲禪寺僧人希固重修「西新橋」。東坡身為貶官手裡沒錢，卻把身上繫的一條犀角腰帶解下來捐了，弟媳史氏也拿出當年賞賜的黃金錢相助。紹聖三年六月，兩座橋終告落成，惠州父老提酒菜慶賀了好幾天。橋不是他主持修的，橋頭也沒刻他的名字——這正是《金剛經》說的「不取於相」。

只是世事無常。橋修好才過了一個月，紹聖三年七月，三十四歲的朝雲在惠州病逝。她到了惠州後曾隨比丘尼義沖學佛，東坡在《朝雲墓誌銘》裡寫下她最後的時刻：「且死，誦《金剛經》四句偈以絕。」她臨終前嘴裡念著的，正是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」。

朝雲葬在惠州西湖邊棲禪寺的松林裡，墳上後來立起一座亭子，取四句偈裡的六個「如」字，叫作「六如亭」，到今天都還在。東坡寫《悼朝雲》說：「傷心一念償前債，彈指三生斷後緣。」朝雲臨終念這四句，其實是在鬆手——緣聚時相伴二十多年，如今緣散，她沒有抱怨；東坡也沒有強裝不哭，「傷心」兩個字老老實實寫在詩裡。夢幻泡影並沒有把眼淚擦乾，它從來不叫人不痛，只是讓人在不得不散場時，心裡明白聚散的道理，手可以慢慢鬆開。

CHAPTER 05 影片時間 21:01

人生如夢，夢的是誰？

散場是真的，心裡的痛也是真的。可我們很多人散場以後，心卻一直停在別處——停在過去的失去裡，停在將來的擔心裡，遲遲走不出來。唐朝有一位禪師，指著院子裡的一朵花，說出了究竟誰才是在做夢。

唐朝南泉普願禪師那裡，有一天來了一位客人，叫陸亘。陸亘是一方大員，學禪很多年了，讀過僧肇法師的文章，心裡很是得意。他對南泉說：肇法師講「天地與我同根，萬物與我一體」，這話「也甚奇怪」——意思是，這話真是妙啊。

院子裡正開著一株花。陸亘說得興起，南泉一直沒吭聲。等他說完，南泉也沒接這句話，只是指著院子裡那株花，先叫了一聲：「大夫！」等陸亘回過頭來，南泉才說：「時人見此一株花，如夢相似。」

陸亘人站在院子裡，心卻跑到那句漂亮的道理裡頭去了，花就開在眼前，他其實沒有看見。南泉那一聲「大夫」，就是把他從道理裡叫回來。我們自己的日子，也常常這樣：坐在飯桌前吃飯，心卻還留在三十年前那場委屈裡；陪老伴出門散步，心卻掛在明天那張檢查報告上；孫子在旁邊叫了三聲「阿嬤」，才猛地回過神來；常去的老店最後一天營業，人坐在那裡吃麵，心裡一直想著「以後再也吃不到了」，眼前這碗麵，反倒沒嘗出是什麼味道。

南泉說的是「時人見此一株花，如夢相似」。他沒說這朵花是夢，如夢的，是那個看花的人。人生如夢，意思是我們常常沒有醒著過。做夢的不是那朵花，是看花的人。

那既然是在夢裡，是不是就可以隨便過日子了？唐朝永嘉玄覺大師在《證道歌》裡留下兩句名言：「夢裡明明有六趣，覺後空空無大千。」白話來講，還沒醒的時候，六道因果明明白白，一絲一毫都不差；夢裡種下去的因，照樣會結出果來，就像夢裡摔一跤照樣會疼。等到真正醒過來，世界也沒有被丟掉，只是心不再被它綁住了。

明朝憨山大師專門註過《金剛經》，講到這四句偈，用了四個字：「藉假而觀」。意思是，真理本身寂靜無形，沒法直接拿眼睛看，只能藉著眼前這些因緣和合、以後又會散掉的東西去看。這六個比喻看熟了、看透了，真相自己就會現出來。南泉那一指，正是這個意思——陸亘想在「萬物一體」的大道理裡找真，南泉偏偏指給他一株會謝的花。

所以「應作如是觀」，就是就著眼前這頓飯、眼前這個人、眼前這件遲早會散的事，看清它，做好它，用不著離開過日子另外去找一個「空」。這麼一說，「認真」這兩個字就有了新的意思：認真，其實就是醒著——把眼前這件事看清楚，好好去做，做完了，也不抓在手裡。

> **做夢的不是那朵花，是看花的人；認真，其實就是醒著。**

CHAPTER 06 影片時間 25:12

問汝平生功業

帶著這雙醒著的眼睛，我們回到開頭那個畫面：六十五歲的蘇東坡站在金山寺畫像前，為什麼數出來的偏偏是黃州、惠州、儋州？還剩下最遠的那一個。

朝雲走後的第二年，紹聖四年，六十二歲的東坡又被貶了。這一次是更遠的海南儋州，在當時幾乎就是天涯海角，家人大多留在惠州，只有小兒子蘇過陪他渡海。他在給朋友的信裡寫道：「食無肉，病無藥，居無室，出無友，冬無炭，夏無寒泉。」起初連官舍都住不得，全靠當地人幫忙在桄榔林裡搭茅屋。當地黎氏兄弟與他最談得來，大家湊錢在旁蓋了幾間屋，東坡取名「載酒堂」，就在那裡一個字一個字地教當地孩子讀書。

有位瓊州讀書人叫姜唐佐，特地渡海來跟他學。後來姜唐佐要去廣州應試，臨走前，東坡在他的扇子上寫了兩句：「滄海何曾斷地脈，白袍端合破天荒。」寫完笑著跟學生說：等你考中了，我再給你補成一首完整的詩。

元符三年，東坡遇赦北歸，渡海那夜寫下：「九死南荒吾不恨，茲遊奇絕冠平生。」第二年七月，他在常州病逝。姜唐佐後來果然中了舉，是海南史料記載的第一位舉人。他北上路過汝州拜見蘇轍，這才知道老師已經不在了。蘇轍拿起那把扇子，替哥哥把詩續完——前兩句是哥哥的字，後面是弟弟的字。東坡自己沒看見結果，可他當年寫下的兩句詩就是一個緣，後來學生的用功、弟弟手裡的筆一個個接上來，這件事就成了。一個人走了，他種下的緣，還在往下走。

就在去世前兩個月，北歸路過鎮江金山寺，他站在畫像前寫全了這四句：「心似已灰之木，身如不繫之舟。問汝平生功業，黃州惠州儋州。」

「心似已灰之木」，是心裡不再去抓，不再被得失牽著燒得焦躁，這就是「不取於相」；「身如不繫之舟」，是沒有繩子拴著，風往哪裡吹都能走，到了哪裡都能安住，這就是「如如不動」。黃州、惠州、儋州，是他這輩子什麼都留不住的地方，可也是他每一處都把能做的事做了、把種子種下去的地方。所以他敢指著這三個流放地說，這就是一生的功業。

PATH / THREE EXILES OF SU DONGPO

蘇東坡的三處「功業」：留不住處，皆有種下的緣

黃州	**開荒雪堂、煮羹、募錢救嬰** 口詠「人生如夢」，手卻實地耕種、助窮家養子，看透與做事並行不悖。
惠州	**解犀帶修兩橋、朝雲誦偈與六如亭** 修橋不刻己名（「不取於相」）；朝雲臨終誦四句偈而逝，在至痛中慢慢鬆手。
儋州	**載酒堂講學、贈詩姜唐佐** 天涯海角仍種善緣，生前未見續詩之果，身後因緣猶自生發延續。

CHAPTER 07

影片時間 29:09

店留不住，那碗湯留得住

東坡一生的功業，是他自己數的。可我們普通人這一輩子，做過的事往往自己都記不住，要靠別人替我們數。

老街口有間開了三十年的家常小館，陳老闆六十多歲，一直自己掌勺。房東要收回店面，兒子在外地不接手，他自己手腕也炒不動了，只好貼出結業告示。最後一晚下著小雨，陳老闆本想清一清冰櫃，隨便做幾樣現成的，七點就拉下鐵門回家睡覺。

六點多店門一響，進來一個五十來歲的男人，收了傘坐下就說：「菜脯蛋，再一碗豬肝湯。」這是他二十年前天天點的兩樣。陳老闆一時認不出人，手卻還記得，重新開大火，蛋液下鍋煎得跟當年一樣焦邊。這一盤端出去，他就沒再想著早關了。

老店最後一晚的消息在街坊間傳開，隔壁賣水果的老林、巷尾的李太太帶著孫子，還有好些年沒見的老面孔一個一個走進來。座位不夠，有人站著等，有人自己去冰箱拿汽水。陳老闆把冰櫃裡的料全拿出來，一盤一盤照著老樣子做，沒有一盤馬虎，最後一鍋湯也熬到了見底。

打烊了，大家都沒走，拉了椅子坐著聊開。點菜脯蛋的男人忽然問：「陳老闆，牆上那個本子還在嗎？」那是一本發黃的賒帳本，掛在釘子上好多年沒翻了。男人說：「二十多年前工廠倒了，我失業三個月，天天來這裡吃，一分錢都沒付，你就在本子上記一筆『阿明』，一次也沒催過。後來我來還錢，你只收了一半。」如今阿明自己開了小五金行，手頭緊的工人來拿貨，他也讓人家先拿，月底再算。

靠窗那桌的老太太摸著桌面說：「我老伴就是在這張桌子跟我求婚的，那天他緊張得把湯都打翻了。」老伴走了五年，她每年那一天都來坐這張桌、點兩碗麵。還有一個三十出頭的年輕人帶著孩子說，小時候爸媽上夜班，他放學餓著肚子點最便宜的麵，陳老闆每次都多給他盛一碗湯，從來不收錢。他現在在學校教書，班上有孩子常餓著肚子上課，他就在抽屜裡放了餅乾。

陳老闆站在灶台邊，手裡的抹布半天沒動。這些事他一件都不記得了，只記得那些年每天收工時，鍋是熱的，燈是亮的。關燈前，他把牆上那本賒帳本取下來揣進口袋——他記下的是欠帳，街坊記下的是恩情。

這間店，是一塊店面、一雙手、一條街的胃口和三十年的日子湊成的。緣散了，店就關了。可他炒過的每一盤菜，早就落進了別人的日子裡，還在往下走；那碗多盛的湯，三十年後成了另一個孩子抽屜裡的餅乾。店留不住，那碗湯留得住。所以《金剛經》教我們這樣看：做的時候不抓，散的時候不倒——這就是「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」。

> **店留不住，那碗湯留得住。做的時候不抓，散的時候不倒。**

CHAPTER 08 影片時間 33:56

亭子還在湖邊

這麼多年過去了，六如亭還在惠州西湖邊靜靜立著；老街口的夜風裡，陳老闆的口袋裡，也還揣著那本發黃的賒帳本。影子留不住，燈還亮著。

我們這一輩子走過來，多半也有一家常去的小店，或者一個常去看的人。也許還有一件自己早就忘了的小事，隔了好多年被別人無意間提起，才知道它早落進了別人的日子裡，陪了人家好久。

如果身邊有朋友正在經歷散場——剛從崗位退下來，剛送走親人，或者心裡正覺得這輩子好像白忙了一場——不妨把這篇文章轉給他。有時候不用講太多道理，一句話遞過去，就是一個好的因緣，也是一份法布施。

ARCHIVE & CITATIONS / 本期總覽與出處

經典文獻與核心法語摘錄

KEY QUOTES / 本期金句

- 看它如夢，是手上不抓；認真去做，是腳下不停。
- 正因為什麼都留不住，你此刻做的，才算數。
- 做夢的不是那朵花，是看花的人；認真，其實就是醒著。
- 店留不住，那碗湯留得住。做的時候不抓，散的時候不倒。

VIDEO CHAPTERS / 對應影片章節時間軸

01 東坡一生功業，為何只數三處？ 00:00
02 佛說這四句，是叫人去做事 02:57
03 看得最透的人，還在穿針 08:31
04 最痛的時候，四句偈還用得上嗎？ 13:31
05 人生如夢，夢的是誰？ 21:01
06 問汝平生功業 25:12
07 店留不住，那碗湯留得住 29:09
08 亭子還在湖邊 33:56

REFERENCES / 經典與史料依據

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應化非真分第三十二（鳩摩羅什譯）
「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。何以故？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……」及經末流通文。

《大般若經》第九會〈能斷金剛分〉（玄奘譯）
「諸和合所為，如星、翳、燈、幻、露、泡、夢、電、雲，應作如是觀。」

《增壹阿含經》卷三十一〈力品〉
阿那律失明縫衣，佛親自穿針並言「世間求福之人，無過於我」與如來六無厭足。

龍樹菩薩《中論·觀四諦品》
「以有空義故，一切法得成；若無空義者，一切則不成。」

《碧巖錄》第四十則
南泉普願禪師指庭前花喚陸亘大夫：「時人見此一株花，如夢相似。」

永嘉玄覺大師《證道歌》
「夢裡明明有六趣，覺後空空無大千。」

憨山德清大師《金剛決疑》
釋第三十二分提出「藉假而觀」：藉因緣假相觀見寂靜真相。

蘇軾詩文與蘇轍續詩
〈自題金山畫像〉、〈朝雲墓誌銘〉、〈悼朝雲〉、〈兩橋詩〉、〈念奴嬌·赤壁懷古〉等。

蓮華禪境・佛法讀本｜zenlotus.org・NO. 426
若您在閱讀中感到一絲寬慰與清明，歡迎將這份 PDF 轉傳給身邊正經歷退休、離別或迷茫的老朋友。一句話遞過去，就是一個好因緣。
線上完整文字檢索與更多專題合集，請造訪 https://zenlotus.org

掃碼觀看 YouTube 原片